

十字街

对华阳十字街的记忆几乎要推到四十多年前。

那时十几岁，农村娃，没见过世面，连楼房都没见过。一辆运粮食的拖拉机把我放在了华阳的十字街。第一次看见高楼，第一次在街口吃了两块油糍粑。干净的街道，整洁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新奇与兴奋，还有一丝乡村少年的惶恐。

那时的华阳十字街，在一个少年的眼里，仿佛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开车的师傅为什么要在十字街把我放下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其实我是要到华阳粮站去的，而拖拉机要去的目的地正是粮站里的粮库。按理师傅应该让我在粮库下车，他没有。而是选择了在十字街，于是华阳的十字街就以电影画面一样刻画在了少年的脑海。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十字街多了拥挤与嘈杂，少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有的是肮脏和杂乱。十字街的街型几乎没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供销社的老楼变成了个人的商店与超市，楼还是四十年前的模样，楼里面的主人可能换了一茬又一茬了。

十字街的老车站如今是公交车站。车站的格局还是原来的样子。说是公交车站，其实只是公交车停放的一个场所。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对于十字街的车站来说，好像不曾发生过。不仅仅是车站，整个十字街和四十多年前几乎没什么分别——楼房与平房参差排开，四层的老楼边就是年久失修的



廖西岚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他的老家与我1992年供职的学校在一条街上。

1965年，19岁的他应征入伍，离开赛口镇奔赴舟山群岛。1980年因小说创作在军内产生一定影响，从浙江上调北京，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时年34岁。那时我刚读初中，父亲单位订有《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我只是看看上面的文章，“问杂志何来，乃不知有编辑，无论廖西岚”。

1984年，我读中等师范，热爱诗歌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听说家乡小镇有这么出名的人物，便写信向他请教。其时他刚出版了中篇小说集《昨夜花烛红》，据他写给王愿坚的信，这本小说集的征印数是14万册，位居军内青年作家丛书之首。在今天，除了少数畅销书作者，这个印数是令人羡慕的。

王愿坚是廖西岚的领导，他给《昨夜花烛红》作序。王愿坚是《七根火柴》《闪闪的红星》的作者，他的名字就是闪闪的星星。一直到现在，高中语文教材还选有他的《党费》，是我工作中仍需学习的经典文本。三十多岁的同乡青年，与名满天下的文坛耆叟，在一间办公室上班，给了后生小子多少幻想。其实，王愿坚那时不过五十五岁。是名气让人感到他年高德劭；就像没有名气的人，五十五岁还强说自己是青年人，人同年龄一样无足轻重——我说的是自己。

华阳记忆

李俊平

低矮的平房；灰蒙蒙的车站，乱糟糟的路边摊，一辆又一辆占道的出租车，不等红绿灯就向前冲的电瓶车组成了如今十字街繁乱景象。

十字街说明了华阳的四通八达。从江边的忠王庙那边过来，可直通县城；从莲洲那边过来，穿过十字街，可到华阳镇政府，亦可走到华阳闸。

华阳老街

华阳老街又叫河街。老街临江，与长江之间仅隔一个堤坝。但为什么没叫江街？不得而知。也许老街面临的是长江因江心洲分流的另一支流，所以习惯上叫成了河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阳河在老街不远处入江，因华阳河的存在而叫河街，亦不可知。

老街现在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片荒凉的废墟。但我记忆中的老街，它还在。

对老街的记忆源于两个人。一个是我在粮站寄宿房子的主人刘爹，虽已退休，但粮站继续留用了。刘爹家住在老街，所以我经常会到老街去走动。刘爹满头的白发，很少说话，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念书”。人年少时得到别人的帮助是不太懂得念恩的，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世事经历得差不多了，才明白恩情如天。如今想来，颇多愧疚。另一个是我初中语文老师，也住在老街，父亲把我送到华阳社中曾请他严加管教我。老

师姓汪。汪老师的眼睛会说话，上课时，整个面部表情婀娜生姿。有时常常我会以为汪老师是个会唱戏的人。看过许多戏，戏文记不住，但唱戏人的某种表情是会记住的。汪老师当然不会唱戏，但我却记住了他上课时婀娜生姿的脸。若干年后，我在县城实验中学的操场上见到汪老师，喊他。我说我是么么，我说在华阳，我说您住在河街，我极力用地名来提示汪老师，汪老师却怎么也想不起我来了。他说，我教的学生太多了。然后微笑，微笑里略带一丝羞赧。我又看见了婀娜生姿。那婀娜里有熠熠生辉的光亮。

我们很少会因地名而想起一个人来，更多地是因为记住了一个人，而记住了某一个地方。我记住了刘爹和汪老师因而记住了河街。于是河街就存留到我的记忆里了。一条街的消亡，对于个人来说，或许因承载了某种回忆而有怀念与惋惜之情，可相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一条街不在了，会有另一条街来代替。一条河不在了，似乎也没什么稀奇。许多的河都干涸了，正好可以车轮滚滚。历史向前，怀念向后。太阳从江面升起，从山后落下，周而复始。

严凤英在黄梅戏《小辞店》里唱：“柳凤英在十字街做买做卖，有一位大方客送我一块招牌，上写着四个字‘绅商学界’。”作家孔阳在一篇

文章里佐证，柳凤英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的华阳镇。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河街的街口就曾摆放过柳凤英的麻糖与草鞋。

蔡仲贤的弟子胡普伢，光绪初年在华阳镇唱《小辞店》，唱了七七四十九天。我在想，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热闹与繁华。写这些的时候，我在听《小辞店》。柳凤英唱：奴店中来往的客人山人海，哪一个不想我，他除非是个痴呆。

面对河街的废墟，我能说些什么呢？——今天距离胡普伢在望江华阳镇唱《小辞店》已经近130年了。那唱者动人，听者唏嘘的《小辞店》，一百多年后，却成了他乡的文化遗产。

华阳，一条古老的河街，一个往日的繁华所在，如今只剩废墟残垣，苍夷满目。华阳，只落得静听江声，如流光般的寂寞了。



李俊平，笔名东湖，现居安徽望江。出版散文集《时光的划痕》等。

赛口乡贤廖西岚

冯渊

廖西岚初中辍学，同乡同龄人，多在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度过一辈子。他由普通士兵而成为京城名刊编辑，肯定付出了比其他入更多的辛苦，当然，他有比绝大多数同龄人出色的写作天赋。许多人写了一辈子，还没摸到文章门。很少的人有天赋，但局限一隅，终其一生在三家村里讨生活，取得的成就远远对不起自己的天赋。从这个角度看，廖西岚又是十分幸运的。

廖西岚很快给我回信了，认真看我寄去的那些情感纤弱、鸡零狗碎的稿件，说我的态度真诚，笼罩一股淡淡的忧郁，感觉细腻，要好好磨练。

他的写作起步于给部队写材料，我对文学的兴趣从阅读卢梭开始，但他还是敏锐、准确地捕捉了我的气息。我也从他的小说集里读到了更多的表现和剖析人性的作品。须知，他成长的年代，人性论是个让人恐怖的词语。就是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充满了好奇：人性到底是什么？谈歌的《桥》收入小学语文教材，某教授近日还撰文指出，这篇小说表现了“最崇高的人性是党性”这一主旨。

廖西岚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大概1990年左右就停止了小说创作。我能找到的他最晚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

（已停刊）1988年第5期上的《晚歌》和上海《小说界》1988年第6期上的《皱折》，解放军出版社的《长河》文学季刊（已停刊）1989年第2期上的《家住海中山》及《青年文学》1989年12期上的《梦螺旋》。此后，他主要从事军事史写作。

他在一篇写王愿坚的散文里提及，王愿坚“除了个人创作之外，还尽了很多的‘创作义务’，耗去了很多的宝贵心力”；文章还说，王愿坚写过小说《源泉》却没有署名，并因写作这部小说挨了批判，原因是“扭曲历史，贩卖人性论”。

廖西岚后来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他此后出版的图书主要是军史和将军传记，虽然是署名作品；但这跟他八十年代的创作高峰相比，似乎是另一条道路。

我上面提及的《皱折》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作品，描写了一对外人眼里的幸福的模范夫妻，只有男主人公内心深处才深深感到与妻子之间无法解脱难以诉说的隔膜。小说对人性幽微处的深切关注，对现实悖谬处的敏锐感知，已经让他触摸到了文学永恒的弦。可惜刚刚弹奏，就成绝响。

我跟廖西岚老师通讯大概持续

了四年时间。这几年他看了我多篇不成样子的文章，给了我很多鼓励，希望我能成长起来。毕业之后，在狼狽的现实面前，我没有什么值得向他汇报的事，就渐渐失联。

最近几年，我与乡友曹中新老师聊天，他的家和廖西岚家在一起，他告诉我，2017年7月9日，廖老师去世了。这一年他71岁。

这个人一定有许多故事尚未展开。遗憾的是，我翻遍了网络，有关他的材料很少。从他的创作轨迹可以推测，盛年时，他能写出巨著，超过与他同龄的许多名家。

老天给了他很多幸运，老天对他也很吝啬。



冯渊，安徽望江人。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文学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文汇报》等。